

赵文书的三百个俯卧撑让我们心服口服



军旅文学

新连长看不起我们

潘连来了，这是个大个子，我目测了一下，大概有一米八〇的样子，肩膀很宽，脸庞很黑，说话嗓门很大，一看就知道是个侦察兵出身的家伙。侦察连的主官大部分都是这样。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们一下，说话很简单：“今天连队来了十一名兄弟部队的同志，以后就是我们战友了，你们要多关心。各班班长注意了，训练要抓紧，不行的话，你们要单独给他们上小灶！”我一听这话，抬头瞄了他一眼，心里很不舒服，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什么是“上小灶”？这是专门对付那些训练差的家伙的，他要是体能不行，就在中午或晚上大家休息时，把他单独拎出来搞体能，他要是五公里越野不行，那就拎出来专门搞五公里越野。我们中不少人还是班长，从来都是给别人“上小灶”，现在反过来要给我们“上小灶”？这个连长也太操蛋了，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嘛！

我立马决定不喜欢他了，就是他也理着个“锅盖头”我也不喜欢他。

这应该是潘连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糟糕透了，他也看不起我们，这注定我们以后不会安宁。这样也好，我还真怕沉闷得一塌糊涂的军旅生活。

我决定和潘连对着干，你看不起我，我就要争口气，让你知道侦察兵也不是吃素的，特种兵有什么牛的？侦察兵还是你们的老祖宗呢。

侦察连的兄弟没一个当上班长

我们侦察连来的兄弟们没一个能当上班长。当天下午潘连

没有安排我们参加训练，而是让连队文书赵志刚先把我们剃成“锅盖头”。这个我喜欢，剃完以后，我跑到盥洗间照着镜子欣赏了一番，觉得很牛。我们全部剃成“锅盖头”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很兴奋，那种当了后娘孩子的伤感暂时没有了，你摸我一下，我摸你一下，正在嘻嘻哈哈地闹着玩时，赵志刚过来叫我们：“潘连让你们立即跑步过去！”

我们忙赶了过去。潘连坐在桌子旁，他让我们坐到床上。我们都是老兵了，也不和他客气，一屁股就坐了上去。坐上去才想起，我们穿着迷彩服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半天的军用卡车，还没来得及换洗，上面已经很脏了。忙抬起头看了看，潘连洁白的床单上果然脏了很多。我们忙跳了起来，有那么点不好意思。潘连看了看我们，仍然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坐下。”我们只得又坐下。

潘连要给我们谈的话很简单，连一句客套都没有：“你们侦察兵和我们特种兵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原来是班长的也不能再当班长了，全部都是士兵，你们能不能想通？”

我们立即一起高声回答：“能想通。”这个我们都有思想准备，你现在是后娘养的，你就别指望能被人家高看一眼了，还是乖乖地当个士兵吧。

但潘连似乎还不满意，他瞪着眼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孔上一一扫视着，目光里有一种杀气，许多兄弟都受不了这种目光，把头低了下去。但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直视着他，心里甚至有点想用目光和他较量的意思了。他果然注意上我了，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他看过我档案的话，他应该知道我在我们原来那

个集团军里参加过侦察兵比武，曾经获过射击、攀岩第一名的好成绩，但让我失望的是，他没什么表示，冷冷地问我：“不让你当班长了，你能不能想通？”

我刚才已经和别人一起回答过了，真没想到他还要这么问，觉得这家伙真啰唆，但我只能再次响亮地说：“能想通。”组织定下来的事，想不通也得通，不通你还能怎么着？

潘连把目光移开了，然后还用那句废话点名问我们每一个人：“不让你当班长了，你能不能想通？”真他娘神了，他居然不看花名册，能把我们的名字都叫出来。但他显然还不大认识我们，有时他看着李文旺，叫的却是周志军的名字，有时叫着周志军，看的却是李文旺。

他在“对号入座”，想借这个机会认认我们，这家伙是个有头脑的人。但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有点不好，觉得这人太婆婆妈妈，就这一句废话翻来覆去地问，烦都快把人烦死了，真还不如立马搞训练了。他最后又看了我两眼，好像看出来我在想什么了，就站了起来：“我想看看你们的体能怎么样，现在你们就给我做做俯卧撑看看。”

赵文书的俯卧撑让我们目瞪口呆

这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在侦察连时，每天都要做一百个。我们立马跑出来，面对潘连，排成一列横队，伸胳膊踢腿地活动了一下，趴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做了起来。我们做完了一百个，潘连没什么表示，继续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我们只得再做。但做到一百二十来个时，有人就开始顶不住了，趴在了地上。老李最厉害，但也只做到了一百八十个。

我们满头大汗地从地上爬起来，忐忑不安地看着潘连，潘连显然很不满意，他的脸上有了点寒意，他围着我们绕了两圈，歪着脑袋看了看我们的迷彩服，摇了摇头：“你们都出汗了，但出的还不够多，连迷彩服都没湿透。你们知道我们的特种兵一口气能做多少个俯卧撑吗？说出来吓死你们，他们一口气能做三百个！”

我们的脸都有些发烧，心里很难受，如果说刚才我们还不能肯定潘连的表情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就很肯定了，因为他的口气里都明显带有这种意思了。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在我们红军团里，我们侦察连可是响当当的，我们连队的士兵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胸脯抬得高高的，感觉自己高人一等，部队就是这样，要拿实力说话。我们甚至有点恨他了。

潘连眯着眼睛看着我们，脸上还有那么点嘲讽的意思：“你们是不是不相信？那我找个人来让你们看看。我不找那些战斗班里的战士了，我就让我们文书给你们表演一下。”

他回头冲着连部吼了一嗓子：“赵志刚，你小子过来做个俯卧撑让他们看看！”

那个瘦瘦的文书应声跑了出来，笑眯眯地看了看我们，把迷彩服的袖子一捋，趴在地上呼呼地做了起来。你还别说，潘连还真不是吹牛，这家伙的确有两下子，做到一百个时，他脸红了，头皮上冒出了白色的水蒸气，但他气不发喘，仍旧呼呼地做着。做到两百多个，他的迷彩服全湿了，脸上、脖子上全是汗水。做到两百五十个左右时，他的迷彩服湿透了，开始滴滴答答地往下滴着汗珠。做完三百个时，他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身下的汗水

已经渗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人形。我们都就不说话了，低着头愣愣地看着地上那个人形的影子，目光里也有点佩服人家的样子了。潘连显然很得意，他脸上露出了笑容，眼睛里也有了光彩，他挥了一下手，对赵志刚说：“你去吧。”

没什么可说的，人家还真不是吹的，事实胜于雄辩，一个文书都这么厉害，其他人肯定更牛。你不信不行。我们身上的那种傲气全被打掉了。潘连再看我们时，都把头勾了下去，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看。这个特种兵部队还真是有资本傲气。有风吹来，身上刚出了汗，被冷风一吹，有点凉，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这个潘连是够狠，来了这么一手。我们知道，这叫下马威，带着点整你一下的意思，以后有我们的好果子吃了。

接下来的训练果然不是人受的。特种兵是个秘密武器，具体情况我不便多说。我能说的就是，所有的一切训练都是来真的，就像耐寒训练，气温只有十五六度时，把身上的衣服剥光，四五个小伙子扔到海里，一泡就是两三个小时，冻得脸都发青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暖，我们只能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不但是在搞耐寒训练，同时也在培养我们的团体协作精神。特种兵将来作战时，一般就是四五个人一个战斗小组，互相依赖，共同作战。其他训练也是在真枪实弹的环境下进行的，如果磕磕碰碰被弄伤了，你也不能吭声，继续操作。这都不是闹着玩的。

这些我们咬着牙也就挺过去了，都是老兵了，也知道部队是怎么回事了，你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你就把自己弄得像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牛，这样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

就在冯石后悔对林肖肖说不干时，事情出现转变



地产风云

冯石后悔说不干了

林肖肖说：你究竟怎么想的？告诉我。冯石的嘴颤动了半天，然后，缓缓地吐出了那几个字：我不干了。

林肖肖说：好吧，那你就先回去吧。冯石坐着没动。林肖肖又说：好吧，那你回去吧，走吧。

冯石仍然没有动。林肖肖仔细一看，才意识到自己有些昏头了，他这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在冯石的地盘新世纪饭店，该走的不是冯石，是自己，就更显生气，他起身就朝外走，边走边说：冯石，你还民族资本家呢，你还品牌呢，你可别后悔。

姜青想说什么，却不敢说了，关树想上前抓住林肖肖，却也僵在那儿。冯石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林肖肖出门的刹那，冯石突然起来，上前抓住林肖肖。

姜青想说什么，却不敢说了，关树想上前抓住林肖肖，却也僵在那儿。冯石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林肖肖出门的刹那，冯石突然起来，上前抓住林肖肖。

大家都以为冯石会改口，他会在瞬间认识到错误。可是，冯石没有那样，他只是在林肖肖复杂的眼光中，慢慢地说道：请转告各位领导，就是我冯石说的，中国民族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很差，很差。

说完，冯石放开了林肖肖的手，就像是要把一个良家女人推向窑子一样，无奈而又有力地撒开了手。

林肖肖走出去后，即使是脚踏在地毯上，也仍然能听见脚步的声音，那里包含着一个像林肖肖这样的市领导无限的愤怒。

关树听林肖肖上了电梯，就冲到了冯石跟前，说：老板，你怎么了？你糊涂了？他是连钱都不想要的人，他可不吃你这套。姜青没有说话，她望着冯石，说：我去找他，行吗？冯石没有理她。姜青起身就朝外走。冯石使出浑身的力气，对姜青喊：回来。别去。

冯石把姜青拉住，他们站在电梯口，那儿灯光挺暗，可是冯石在拼命看姜青的脸，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是想看到姜青究竟流出了多少眼泪。姜青也看着冯石。当冯石发现姜青已经是泪流满面时，他内心突然产生了对眼前这个女人的巨大柔情，他开始用手为她擦泪。姜青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冯石仍然深情地看着她，只是一丝丝羞愧从他的眼神里透了出来，他仍然抚摸着她的脸，说：我是即兴的。姜青完全崩溃了，缓缓地说：这么说，你在林肖肖来之前，还没有想对他说这话吗？冯石点头。姜青又说：可是你现在后悔了？冯石又点头。

表演又开始了

那是冯石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星期，他不想跟任何人交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分析，反省，批判自己。他是那么痛恨自己，他被后悔压得内心疼痛无比，他整夜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他无数次地觉得不过是自己做了一个噩梦，他根本没有对林肖肖说那些话，他其实是在对林肖肖表决心的。

北京连续几天阴雨，那是冯石拒绝了林肖肖的第二个星期。

冯石开始从完全僵硬的状态缓和过来，他总是站在新世纪饭店32层自己房间很大的落地玻璃窗前，望着窗外的北京，他可以看见动物园，可以看见北展还有莫斯科餐厅的楼顶。

他有时会自言自语，说：我要是那只正在飞翔的小鸟就好了。缺少一个翅膀，鸟儿是不可飞翔的，那我的翅膀是什么？那时，关树自己开门进来

了，他走到冯石身边，说：老板，老板，老板。冯石没有回头，他仍然看着窗外那只鸟。

关树说：毕厂长来了。

冯石紧张起来，说：我不见他。

关树嘿嘿笑起来，说：是老酱油厂的工会主席周建忠来了。

冯石开始有了兴趣，说：他来干什么？但是，冯石没有等关树回答他，自己就朝外走去，到了门口，他在穿衣镜里看看自己，那真的一个苍老的人。他对关树说：把我的那条花丝巾拿来。

关树从里边的柜子把花丝巾拿来后，冯石仔细地照着镜子把丝巾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雪白的衬衫领口和暗蓝色的丝巾共同衬着他的脸，让他有些像是欧洲疲倦的哲学家。

冯石说：我可以以上场了吗？

关树说：可以。

冯石说：这么说，表演真的又开始了？

关树说：等等，让我换一件粉红色的衬衫。

当关树换上之后，冯石说：我看你还真挺骚的。

他们走进商务酒廊里，周建忠首先礼貌地站了起来。这让冯石有些受到宠爱的感觉，就好像他真的成了主席家里养的那群恶狗。周建忠说：冯总，我们知道，你不想并购我们了，我也知道，你不管我们的事，你照样有大买卖做，可是，我希望你回来，我们只是想解决问题，能真正关心我们的企业家，几乎没有了。

冯石说：可是，我的能力有限，市里有关部门对我的支持也不够。

周建忠说：冯总，我们支持你，我们工人支持你。

冯石说：为什么？

周建忠说：除了你以外，再也没有人愿意兼并我们了。

冯石说：毕厂长呢？他为什么没来？也没有给我电话？

周建忠不解而有些诧异地说：你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报到市里了，他带着你给他的那些钱，听说有好几千万呢，跑了，他出国了。他的老婆也不知去向了。

冯石一惊，汗出来了，他一想到那毕石章是带着自己的钱跑的，他的五脏六腑搅动起来，抽搐着，他感到了钻心的疼。

冯石问关树：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早就知道了吧？

关树说：怕影响你休息，我想他反正已经跑了，抓他也是国际刑警的事情。

他缓缓地低下头，又抬起头，对周建忠说：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你先回去，过几天，我再到工厂去看你们。

就在那时，冯石的电话响起来，他看了看，是周冰雪的，就没有接。然后，电话又响了，他以为是周冰雪的，又决定接了，说：周行长，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电话里的人说：就认识银行的，不认识我们？我是明善呀。

冯石想不起来说谁是明善了，他说：明善？哪个明善？对方说：我是国土局的王明善呀。

冯石这才明白，说：哟，王局长，我真该死。我应该能听出你的声音。

王明善说：冯石总裁，怎么不上我们国土局来了？

冯石兴奋了，他的脸上有了笑容，他甚至忘了周建忠在这儿，他转身，朝房间走，边走边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冯石是在王明善哈哈的笑声中挂断电话的，然后，他也开始在房间里哈哈大笑起来。

林肖肖主动打电话来了

在吃晚饭的时候，魏碑也打

来了电话，这让冯石感觉到春天是不是真的来了？要不为什么他的电话总是会像鸟叫一样地响起来，他说：魏主任，你好，我一听你的声音，就感觉到委屈，领导关心我，让我特别感动。

魏碑说：别那么经不起风浪，大企业家，心胸开阔点，眼光放远点，你为政府排忧解难，政府也会帮助你的。魏碑在电话里跟冯石聊了一会儿，说：林肖肖同志会亲自给你打电话的，你放心吧。

冯石对魏碑说：魏主任，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主动给肖肖市长打个电话？

魏碑说：那当然更好了。

冯石跟魏碑通完电话后，想了想，还是没有主动给林肖肖打电话，他的沉默让他自己又从白天的好心情中陷入了无边的焦虑之中。他没有吃晚饭，而是坐在酒店的咖啡厅里，要了一杯热茶，放了好几片柠檬，他还是觉得没有味儿。他看着窗外发愣，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暗夜让他内心更加焦虑。

冯石是在深夜十二点钟接到林肖肖电话的，当时冯石正泡在浴缸里，他听到林肖肖的声音时，连呼吸都几乎困难了，他不知道林肖肖会对他说什么，他甚至于觉得这是又一次无情的审判。

林肖肖说：明天去国土局拿证吧。冯石声音颤抖着，说：是办，还是拿？林肖肖说：你给我听好了，一分钱都不要给王明善。

冯石说：如果他要呢？

林肖肖说：那你就让他来找我要。

林肖肖停顿一下，又说：你还有什么事吗？

冯石说：老酱油的厂长，毕石章他带着我给他的钱跑了。

林肖肖说：好了，这些小事不要说了，咱们抓大事。